

虎!虎!虎!

杨耀健著

陈纳德和他的第十四航空队

HU • HU • HU •
Chennade
de
a de
li 14
hangkongdui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ENNADEHETADEDI 14 HANGKONGDUI

虎！虎！虎！

陈纳德和他的第十四航空队

杨耀健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戢遐龄

封面设计：平原

虎！虎！虎！

——陈纳德和他的第十四航空队

杨耀健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5印张 1插页 230千字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9,001—12,000册 定价6.50元

ISBN 7-5006-0128-X/I·37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援华的盟军朋友们。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越过太平洋	(1)
第二章	燃烧的天空	(14)
第三章	“空中外籍兵团”	(43)
第四章	初试锋芒	(67)
第五章	威震滇缅路	(80)
第六章	巫家坝轶事	(101)
第七章	绣花的飞行皮夹克	(120)
第八章	“驼峰航线”	(144)
第九章	军人不是天生的	(172)
第十章	通讯社里的女记者	(204)
第十一章	轰炸东京	(247)
第十二章	最后的电闪雷鸣	(274)
第十三章	告别航空队	(294)
第十四章	退役后的日子	(317)

第一章

越过太平洋

1

浑身被泥水溅污的牛群，不时地信步横越公路，旁若无人地在原野和乡村土路之间走过，毫不理会来往车辆的笛鸣。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开来，拖车里装着的也是哞哞叫的小牛犊。

位于美国西部的德克萨斯州，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州，水美草肥，到处是一片片广阔无垠的牧场。被西部影片染上一层浪漫色彩的牛仔们，勇于行侠，怀着征服大自然的热望，昂首坐在各自的坐骑上，轻轻地挥动着鞭子。

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强悍而孤傲，既不愿受人使唤，也不愿使唤别人，结果干上了这个行道。冬季，大荒原

的狂风劈面刮来，好似刀割剑刺；夏日，寸草不生的花岗岩上兴起的烈日，好比威力无比的喷火筒，烤得人们嗓子里冒烟。

他们并不是幸运者，又生活在穷困问题不容人一笑置之的年代，他们的地位比那些廉价西部片的观众更不值得羡慕。

在这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州里，生活的节奏是很缓慢的，当历史在其它州里挣断了与昔日联系的纽带时，此地却依然故我。古老的原野在淡蓝色的烟霭中睡思昏昏地打着盹，参差不齐的野苹果树凄凉地伫立在那里，遭虫蛀食的枯黄树叶凋谢衰落，太阳也是古铜色的。

久而久之，牛仔们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星期一和星期四没什么区别，等听到教堂里敲钟，他们才知道又到了礼拜天。

总共只有几十幢房屋的区中心，在当地人看来就象是天堂似的。

惟一能给这片古老土地带来生气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基地里起落的飞机，这些二十世纪的最新发明物，以其强劲有力的引擎声，打破了上百年来沉寂。

西部要开发，西部要振兴。

刚从二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德克萨斯州政府，已经迅速采取措施，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拨款修建了一条条笔直的公路和铁路。在这些交通干线旁，当局还设立了一处处加油站、小商场、新闻电影院和餐厅，为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服务。

一年内大约有四五次，人们可以看到航空基地里的人携妻带子，开车出来度假，沿途花费着大把的钞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伙人既不讨人生厌，也不盛气凌人，始终恪守着中产阶级温文尔雅的仪态。人们说，他们是些命运的宠儿。

在牛仔们的眼里，基地的飞行人员跟他们的飞机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总是好奇地想了解飞行员的生活，互相打听。

基地里住着的是些什么人呢？

傍晚时分，德州达拉斯城的天顶挂着几片晚霞，空气凉爽而清新。

一群白色的鸽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啄食着路人散落在地上的食物碎屑。有条迷了路的哈巴狗，顺着光滑的马路溜达，身子在电线杆上蹭来蹭去。清洁工打扫着幢幢政府办公楼，本周的工作压力缓和下来，人们正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突然，一个巨大的声音充斥在空气中，从那看不见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播音室里，通过街头的有线广播倾泻而下。那音响撞在四周的高楼大厦和广告牌上，不断扩大和反射，引起一连串共鸣，国际局势紧张，这次是在中国。

在一片貌似升平的景象中，度周末的美国公民忧心忡忡停下了脚步。那广播里说，1987年春天以来，中日双方的武装磨擦日益加剧，目前事态正在进一步扩大云云。

收音机里的声音平静而无所偏袒，播音员照本宣科，跟念一则牙膏广告似的轻松。

新闻广播完了，电台开始播放音乐节目，使得坐在安乐椅上的一位中年男人微微动弹了一下。他从椅子里撑起身子来，喝口开胃的雪利酒，咂咂嘴唇，动手系上餐巾，准备用晚餐。

如果谁去过德克萨斯州的航空学校，或者谁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里受过训，那就会一眼认出这位中年男人。他就是前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陈纳德(C. L. Chennault)，一位很有名气的飞行教官。

陈纳德的起居室很象样子，订做的套装家具件件都很雅致，在枝形吊灯的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收音机里优美的旋律，回荡在这紧凑的空间，格外悦耳动听。

不知为什么，陈纳德今晚的食欲却显得不太好，最后两道主菜还未上来，他已放下了刀叉。

刚收听到的消息，搅乱了陈纳德的心思。

陈纳德患了耳疾，刚从军队退役，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那时年近五旬，本想解甲归田，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他要做个普通的老百姓，向窗外眺望那静谧的田园。经过多年的军营生涯，他变得随遇而安，他没有必要再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去操心。

自从退休以后，陈纳德就一直以为自己已与外部世界绝缘了，凡是涉及到战争的事，他都小心避开。打仗是怎么回事，他懂。他从前不曾遇到过麻烦，碰上国内的政治争论，他也总是退避三舍。

他前半辈子过的是紧张万分的生活，现在却把全部时间用在消遣上。他每次上街的时候，路过马路拐角的地方，总要去呷上一小杯威士忌，按他的说法是“漱漱口”。接着，他会倒背着手踱到家具店去，逐一观看他根本不想买的家具，看能不能遇上的一位熟人聊聊。黄昏的时候，人们偶尔还能看见他独自在球场上打高尔夫球。那球场不怎么样，没有经常刈草，坑坑洼洼的，他却换上全套运动服，认真地击每一棍球。

当初在空军的时候，陈纳德忙得连跟女朋友幽会的工夫都没有，他现在是在补偿那么多年的清苦，任意挥霍他的时间财富。

他是一个不善于瞻前顾后的人，觉得自己能混个中校军衔退役就够不容易的了。多年来，为了适应飞行训练，他无情地控制着自己的全身肌肉，甚至控制着所有的神经，此刻，该是彻底放松的时候了。

有人向他推荐一所蛮不错的乡间别墅，他准备买下它，晚年做个窝。

然而，陈纳德毕竟行伍多年，骤然闲下来，他觉得很别扭。他早已习惯于机场上那种粗野的、充满男性气息的生涯，习惯于拿生命作赌注的高难度飞行，离开了那一切，他便隐隐地感到衰老和不知所措。所以每当空军的朋友们来看他，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一个中年男人对生活方面也许并不那么计较，但总有一番奢望，总是向往新的冒险和机会，向往有所建树，给未来预备一点值得自豪的回忆。

陈纳德也是这样。

他已经到了中年时代的边沿，此时，他一边享受着退役军官富足的生活，一边迷惘地看着远方伸展着的灰白色的道路。要做什么事，现在得赶紧了。

陈纳德在等待着信息，等待着转机。

他领到的那笔退休金，虽然能保证他有一个不愁温饱的晚年，但也预示着此后将一成不变地过这种乏味的日子。既不可能有当兵时整夜豪放的狂饮，也不可能有随心所欲的放浪。有的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微薄的温暖。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消息，但陈纳德通过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对远东局势的观察，认为真实情况可能更严重得多。

陈纳德夫人放慢了咀嚼，端起盛满果汁的玻璃杯凑在嘴边：“亲爱的，你是不想吃饱还是不肯赏光？”

陈纳德笑笑摘下餐巾，把它放在长条形的餐桌上。“我已经吃饱啦，这会儿想出去遛一遛。”

他慢慢走出起居室，顺手点燃了一支雪茄。他在马路边上站了片刻，沿着马路信步走去。

这是一年中李子成熟的季节。长着紫色斑点的李子一个个掉下来，掉在柏油路面上，掉在蚩蚩彻夜鸣叫的草丛里。它们一掉下来就摔破了，流出稠稠的果汁，惹来一群蚂蚁。

凉棚里，人们品尝着可口的冰激凌，谈论着种种轶闻趣事，谈论着即将到来的休假。谁也没有留心，一位普通的男人从他们身旁踱了过去，更不知道若干年后，这个人会使战无不胜的日本空军大为扫兴。

路边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池塘，枝叶茂密的白桦树好象从四周替它建起了绿色的屏障。

陈纳德抱着膝盖坐在池塘旁。

晚霞，眼看就要烧尽了。

不知有多少次，陈纳德都想象童年时那样，往这池塘里扔点什么，看看能泛起怎样的水花。然而，这里的居民将保护环境视作一种公民道德，使他不敢轻易去尝试。不知有多少次，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都被陈纳德本人克制下去了。突然，他决心打破这种平静，他瞅准周围没人，拾起一粒石子，用劲扔到风平浪静的池塘里。

水波以杂乱的周期向四周散开，泛起一个圈，又变成很多个圈。

2

几天以后，又有消息说，中国航空委员会派人来美征募志愿航空队员。

陈纳德内心又涌起一阵躁动。

他心不在焉地玩着台球，好几棒垂手可得的积分都让他给丢掉了。

他不清楚是什么念头在折磨自己，他内心的躁动如此剧烈，好似一只恼人的马蜂，不停地侵扰着他，挥之不去。

打你的球吧，别胡思乱想，陈纳德对自己说。

哗的一声，他把台球击出了界外，掉到水磨石地板上。

陈纳德咬了咬嘴唇，放下了球棒。

要是岁月能够倒转，要是陈纳德能够重新作出选择的话，他或许会痛快地换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他的青春早已逝去，他要再次作出安排是困难的。

就在不久以前陈纳德还自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触动他，改变他的生活进程。可是如今，他却坐卧不宁，茶饭无心。就在这一瞬间，陈纳德下了决心，他要报名参加志愿航空队。

他不再对时代的召唤表示怀疑。日本军队早已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赤裸裸的蹂躏，他是军人，他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打消陈纳德内心犹豫的种种理由中，最有

效的就是这种职业上的正直观念。

陈纳德拾起球棒，心安理得从头打起台球来，击得又稳又准。

他不再对时代的召唤表示怀疑。当初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曾经要求他的学生把炸弹扔到人类仇敌的头上，现在他必须为他们做个样子出来，否则他们会在背地里嘲笑他。

那天夜里，陈纳德睡得很香。

停止使用盥洗室。

请大家清理随身携带的行李。

华盛顿到了。

陈纳德不远千里，赶到华盛顿来报名。

有关方面考虑到与日本的关系，将招募站设在一条僻静的街巷里，陈纳德老半天才找到。

他原以为，凭自己过去在空军的经历，只要他开口，人家一定会很感兴趣，一定会将他待如上宾。那位受中方委托的美国主管官员，必然会亲切接见他，抱怨他迟迟不肯露面。他陈纳德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不是现役军人，不妨碍中立主义的国策。

使陈纳德有些失望的是，管招募的全是陌生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报名处是一片忙碌和公事公办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要惹人注目不太容易。陈纳德只好象去私人诊所看病那样，拿个号头知趣地在一旁干等着。

管招募的官员们对陈纳德十分冷淡，他们要征募健壮的飞

行教官，到时还得升空作战。

开头的几次，这些受中方委托的官员，让陈纳德填了好几张表格。在“是否健康”的栏目中，陈纳德填了“健康”。

他是在撒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的耳疾很严重，几乎失听，在陆军病院住了好几个月的院。直到如今，他的耳疾仍然受气候和身体方面的影响，时好时坏。

当人家打开卷宗，把陈纳德填写的表格往里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自信心不象从前那么足了。

他们看着他那张老是乐呵呵的脸。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不过想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管招募的人们用疑虑的目光送走了陈纳德。一般来说，他们对退役军官并无成见。不过，上次大战中有一批人又懒又脏，伸手要钱时会扮出各种下流的怪象。

3

他把一直没有反应，当作是官僚主义的拖沓和延误。他自费住在旅馆里，每隔几天总要到招募站去一趟。

招募站那位眼角挂满眼眵的看门老头，认熟了陈纳德的模样，每次瞥见他就往里给通报：“我说当官的，那个疯子又来了。”

“让他在外边等着。”里面吩咐说。

门廊里人进人出，陈纳德在那里坐条冷板凳。

没人问他是谁，没人问他想什么，没人问他为什么常常呆坐在那里，好象这些都是与他们不相干的。他们只是起劲地统计

表格，他们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表格的人倒真不少，但都是些二三流的货色。

有一天，陈纳德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他不等通报，直接闯进了办公室。

“该轮到我了，先生！”陈纳德嚷道。

“您多大岁数，先生？”人家问他。

“表格上不是都填了吗？四十挂零。”陈纳德答道，他隐瞒了几岁。“如果你们要找年轻的，我也可以说只有三十岁，您知道，现在要想在出生证明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可是您的听力不妙啊，先生。”说着，管招募的官员上下打量着这位固执的应征者。

四十七岁的陈纳德又高又瘦，背有点驼。在他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端正地长着一只鹰钩鼻和一对灰色的眼睛，他一着急，便愤愤地竖起两道蓬松的浓眉。此刻，他不安地坐在那里，一双大手不停地转动着一顶浅色的礼帽。

“谁说我的耳朵不管用？”陈纳德的眉毛搐动了一下，气冲冲地反问道，“我听得见大洋彼岸的炸弹响，我可不象华盛顿这帮人装着听不见！”

“别太激动，伙计。”人家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得研究一下您的飞行记录。请您先到外边休息一下。”

陈纳德若无其事地朝管招募的人员笑了笑，心想这伙人一定是档案迷，也好，他正巴不得让他们看个够哩。陈纳德来到外屋，掏出大烟斗点上火，舒舒服服坐在下陷的沙发上，听候他们的裁决。

陈纳德的档案呱呱叫。

很大一叠材料表明，陈纳德是美国空军中一位热中于飞行

事业，并在空战战术上有创新的优秀军官，早年担任过战斗机中队队长。等他从美国陆军航空战术学校深造出来，他已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官，登上了讲台。

那是充实而有成就的年月。

当陆军将军们标榜着炮兵是“战争之神”的时候，当海军部鼓吹着大型战列舰决定一切的时候，陈纳德却在认真地为航空兵的重大作用寻找理论依据。他认为，一场战争如何开始，如何发展，先进的航空技术可能会改变全部进程，对行动迟缓的陆上或海上目标来说，战斗机的威力是无可比拟的。

长期的实践，使陈纳德总结出一套驱逐机编队作战，以及驱逐机对轰炸机执行远程护航的原则，革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军作战的陈规旧习。

多年来，美国陆军航空学校一直都采用陈纳德编写的《驱逐机的防御作用》一书，作为正式的教材，经常引用其中的观点。

他是位好教官，讲课很卖力，工资不断增加。在他圆满地解答有关驱逐机性能问题的时候，他具有一种名牌大学教授的气派。那些挑衅性的提问也不能激怒他，他坚信空中优势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很快，这位教官就成为公认的驱逐机权威，他提出的论点几乎无懈可击。

陈纳德和陆军航空队那些热心者一样，相信空军是最有潜力的军种。他说，他知道飞机在上一次大战中只不过是种吓人的玩具，飞行员露出半个身子，遭遇敌人时互相拔出手枪射击，往对方的散兵线里扔手榴弹。如今可不同了，驱逐机是近代科技的尖端产品，是一座可以任意移动的飞行堡垒。

为了表明自己属于骄傲的航空队，陈纳德那时参加各种晚

会时，也不愿脱掉飞行员的制服，他用来遮挡阳光的大墨镜也随身带着。

陈纳德的生活始于高速度，始于飞行生涯，要不是因为患病，他不会离开陆军航空队。他在天上度过的时间，累计将近一千个小时。

看过这份档案，管招募的人员马上改容相待，大声招呼道：“有请陈纳德先生！”

等陈纳德进屋来，管招募的人员又离桌谢罪，将他延入上席。

现在轮到陈纳德摆摆架子了，他大咧咧地坐下，张口就提抗议：“尊敬的先生们，一个准备效命的人来到你们这种地方，完全没有一种受欢迎的感觉，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管招募的人员尴尬地笑笑，不得不解释说：“在这种混乱的年头里，很难把英雄和骗子分开。我们上过当，有的家伙领到一笔佣金就溜走了，哪儿也找不到踪影。”

“您怎么想到这上面去啦？”陈纳德皱着眉头，“我可不是那种人。”

管招募的适时地岔开了话题：“中校先生，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吗？”

陈纳德耸耸肩：“随您便，先生。”

“您为什么要去中国呢？那儿条件最差。”

“我可以给您两种回答，先生。一种是爱国主义的，我认为美国最终也要参战，援华等于援助我们自己。另一种是功利主义的，不瞒您说，我想借此机会在远东战场实验我的战术理论。”